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

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下冊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

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下冊

計畫名稱：華文文學與漢學發展趨勢與經典化
研究計畫編號：101T919-6

補助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出版單位：華藝學術出版社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林文月等作，-- 初版，-- 花蓮縣壽豐鄉：東華大學出版；
新北市：華藝學術發行，2013. 03 冊；公分
ISBN 978-986-03-6332-6（上冊：平裝），-- ISBN 978-986-03-6333-3（下冊：平裝）
1. 漢學 2. 學術研究 3. 文集

030.7

102004888

國際漢學研究趨勢：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下冊

主 編／許又方

作 者／林文月、莊信正、蔡宗齊、陳婧、謝明勳、魏淑珠、廖肇亨、朱秋而、
Theodore W. Adorno、彭錦堂、郝譽翔、蕭義玲、吳冠宏、須文蔚、
顏訥、程克雅、許又方、張谷良、簡齊儒

責任編輯／陳水福、謝佳珊

美術編輯／薛耀東

版面編排／黃淑真

發行人／陳建安

經 理／范雅竹

發行業務／楊子朋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出 版／國立東華大學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電話：(03) 863-5262 傳真：(03)863-5260

服務信箱：sl@mail.ndhu.edu.tw

華藝學術出版社（Airiti Press Inc.）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發 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戶名（郵政／銀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帳號：50027465

銀行匯款帳號：045039022102（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ISBN / 978-986-03-6333-3

出版日期／2013 年 03 月初版

定 價／新台幣 400 元

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

／林文月

1952 年之秋某日，從嘉義縣民雄鄉牛斗山來台北，在省立師範學院（今之師範大學）辦好新生入學註冊的鄭清茂，走出校門於和平東路等公車時，忽有人在背後喊他的名字。回頭看，原來是從前在南部讀斗六中學時教他英文的龍庭傑老師。龍老師遷居臺北教書，師生二人巧遇，略為寒暄後，得知清茂同時也考取了臺大中文系，因恐務農的家庭負擔不起日後四年的學雜費和生活費，不得不放棄臺大而選擇公費的師院。從他們談話的地方一拐進巷內的溫州街一帶，是臺大教員的宿舍區域，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便住附近；而臺先生也是龍老師從前讀四川白沙女師院時代的師長。龍老師便帶着清茂拜訪臺先生。當年的生活習俗不甚講究繁文縟節，沒有任何事先的約定，適巧臺先生在家，清茂便和他的高中老師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此次的會見，改變了清茂日後的生活。

那時候，大學入學考試尚未施行「聯考制度」，每一所大學各自辦理招生考試；考生需逐一投考某校某系，每人只能有一個志願：錄取則錄取，不取則不取，沒有所謂「第二志願」。清茂報考了臺大中文系和師院教育系，兩校皆錄取。他雖然一直嚮往着臺大中文系的優良傳統和美好環境，但農家子弟出身的他，幾經考慮後，選擇了有公費補助的師院教育系。

臺先生見自南部鄉村北上的青年鄭清茂，樸素好學，却由於家境窘困而不得不放棄就讀臺大的機會，十分惋惜，遂建議他不妨先辦理入學手續，至於學費和生活費的問題，「可以申請做工讀生，免學費，住學校宿舍，好像也可不必付錢。」「就來讀臺大吧！」與臺先生初次會見的那個下午，長者輕鬆的幾句話，竟改變了清茂的命運。

至於我自己讀臺大中文系，也不完全單純，而是有一些曲折變化的。從小喜歡文學和藝術的我，讀中學時期無法在考大學時選擇哪一方面，便同時報考了臺大中文系和師院美術系。結果也兩校都錄取；本來想選藝行系的我，去請教中學教美術的老師楊蒙中先生的意見，楊老師却說：「去讀臺大吧。學藝術，像我這樣教中學，除了你也沒有別的學生肯認真學，有什麼好？把藝術當做一輩子的愛好吧。」杭州藝專出身的楊老師有些抑鬱的勸我。中文系也不是我的第一志願，當初在考生志願表上用鋼筆填寫的，其實是「外文系」，看到班上同學幾乎每個人填寫的都是「外文系」，一時興起不想「隨俗」的叛逆心理，遂用刀片刮去表格上的「外」字，改為「中」字；於是放榜時，我的名字就出現在中文系的錄取者間。這樣的結果，就連我的父母都十分訝異。

次年開學辦理註冊時，我到系主任辦公室，請求臺先生在申請轉讀外文系的表格上簽字。臺主任看了看我過去一年的成績單，問我：「念的好好的，為什麼要轉系？」我紅着臉無以為答。臺先生把申請表格退還給我，只簡單的說：「不要轉系

了。」這一句話，極簡單，竟是決定我以後生涯的重要的話。就像前一年他對鄭清茂說「來讀臺大吧」，臺先生講話總是十分簡單扼要而令人不由不信服的。

清茂和我就因為得到系主任臺靜農教授先後這兩句話的提攜與鼓勵，在臺大中文系安心留下來讀書；不僅安心讀完四年中文系的大學部，其後又考入研究所，繼續讀了三年，因此我們同窗達七年之久。當年投考中文系的學生不多，放榜時錄取者不到十人，其後加上僑生和寄讀生，也不過十餘人。整個的中文系像似大家庭，師生間很親近，我們常常不定期的個別或三兩結伴去拜訪師長，從教室到客廳、到書房，請益學問，乃至聽師長談天話往事。偶爾舉辦的郊遊，也每每有系主任和教我們課的老師參與。記憶中，除了臺靜農先生外，鄭因百先生、王叔岷先生、戴君仁先生、屈萬里先生都曾經和我們出遊過陽明山、圓通寺、碧潭等等臺北近郊各地。至今，在我們的相簿上所保留泛黃的照片上，仍清晰可見當時正值壯年的師長們的身影。

在 1952 年的班上，只有清茂與我是臺灣籍學生，我們兩個也是首次投考中文系而被錄取的臺籍學生。與其他同學所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在小學五年級之前，是法律上隸屬於日本公民的；小學最後的一年臺灣光復，我們才開始從頭學習中文。雖然考取臺大中文系，證明了中學六年之間我們所努力的結果，但究竟有些幼小時期理當自然形成的文化基礎，是有別於其他同學的。譬如當別人在背誦「三字經」、「千字文」時，清茂和

我却在唸着「伊呂波歌」(日本平安朝弘法大師「いろは歌」)。不過，也因此而使我們二人多具備了另一種語言能力。在學習中國文學，乃至於研讀有些中國文史方面的領域時，得藉以閱讀日本漢學家的著作，多一種參考的方向。

就因為鄭清茂與我在生長過程中經歷了這樣的歷史變化，而在考大學之前的中學時代接受六年的中文教育，和其前小學五年的日文教育，使我們二人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得以掌握中、日兩種語文。以優秀的成績考入臺大後，清茂果然成為工讀生，得到校方的補貼，免學費、免繳住宿費；但他想完全不靠家裡為他的生活雜用操心，臺先生也果然為他介紹了在中文系任教的臺籍教授洪炎秋先生、和黃得時先生，再輾轉認識了文教界的謝東閔，和游彌堅先生等熱心人士。他們為北上求學的青年鄭清茂提供了一些文書工作，包括翻譯日文書籍為中文等等，比較長期性有收入而不影響學業的工作。這其間包括了當時「東方出版社」為少年讀物而設計的兩大套書：「世界偉人傳記」及「世界文學名著」，有系統計劃的邀約適當人士撰述中外人物的傳記，或介紹古今各國的文學作品。清茂所具有的條件正合乎此項工作，所以當然成為「東方出版社」力邀的對象；而在那個計劃下的書本頗多，大概是在清茂的推薦之下，我也得以參與其工作。那些書籍，大部分是由日本人以深入淺出筆調寫成適合少年人閱讀，故而改寫容易，不必太費精神，對於我們二人而言，利用課餘時間譯著，可說綽有餘裕。我在兩年多時間裡，寫成五、六本書，其中《基督山恩仇記》的前面幾頁是

由清茂執筆，後因他需服兵役，遂由我續成。那些書是用「國語日報」的附注音符號字體印出，在兒童及青少年讀物較缺乏的年代，誠可謂貢獻良多；直到今日仍有其重要性。臺灣四十歲以上的人，在成長過程裡幾乎都有閱讀其中一些書的經驗的。

對我個人而言，從大學部到讀研究所的那幾年為「東方出版社」譯書，成為其後斷續翻譯日本文學的一種基礎；或許對於鄭清茂也是如此。從他在中文系選課的表現，可見其求知慾之廣與涉獵之深；他選讀的課至少有三門是只有他一個學生的，包括董作賓先生所授「甲骨文」，及另一位董同龢先生所開的語言學課。董同龢先生以嚴格著稱，同學們多不敢選他的課，只清茂有勇氣獨對。當時文學院內，中文系和外文系的風格略有分別：外文系學生頗多創作人材，也往往能得師長的鼓勵，他們至今仍為臺灣文壇的重要人物；而中文系彷彿有一種默契，只有學術研究才是學問，而且比較偏重古典文學，白話文學的課在我們做學生的時代是沒有設置的。這種情形在那些年代的出版物《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純文學》裡也能夠反映出來。外文系的師生多有創作、翻譯和新文學理論的發表介紹；至於中文系師生也不乏有文章刊載，但幾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學的論文。此蓋與那個年代整個臺灣都籠罩在思想過敏的空氣中有關，學院內也不得不謹慎和設限，以免於危險惹禍。董先生聽說鄭清茂有時在報端寫文章和刊登譯文，曾經半開玩笑地警告他：「你不務正業。不好好做學問，竟在寫文章賺錢。以後上我的課，不管你考得多好，我只能給你最低的及格分數。」

果然，那門課清茂得到剛剛及格的低分數，恐怕是他求學生涯中絕無僅有的事情。然而老師言而有信，學生明知故犯，倒也未傷感情。

有一年，在研究所的選課表上，忽然出現董先生新開「西洋漢學名著選讀」。老師嚴格的風格，且那門課是需要直接閱讀英文原著的，大家望而生畏。註冊時，系主任臺先生看到久久無人選課，告訴清茂和我：「你們兩人選董先生的課吧。好不容易請他開的新課呢。」那門課果真只有我們二人選修，不過旁聽同學倒是每次總有三數人，因為旁聽生是無需考試，也不必參與討論和寫學期報告的。而那個小型班制，遂於董先生的第六研究室上課。我們各自買了一本 James R. Hightower 的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每次，由我們輪流就預定的範圍內講解或提問。董先生仔細聽取我們的報告，任我們自由發表意見，再予以批評修正，時或也有讚許之辭；令人感受到嚴格之中的包容和對學問的尊重。那一年裡，我看到了老師真實完整的一面，也在那課堂上學得了日後自己成為教師的一種典範。那實在是一種遠遠超過分數高低計較的非常可貴的東西。

中文研究所畢業後，我留校任教，並結婚。鄭清茂於服完兵役後，於北部女子大專教學短期，在那裡他遇見終身伴侶，嬌美多藝的馮秋鴻。其後，清茂申請到留美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新婚夫婦未幾而雙雙踏上旅途。同學們畢業後各奔前程，除了留校任教的三人以外，其餘的多數離開了臺北，而清茂是走得最遠的一位。當時聯繫的方式不比今日方便快捷，偶爾一

年通一封信，無事或者忙碌時，甚至三兩年才得信息，也是常態。但間中亦會有朋友來去，捎來各種老同學的訊息；甚至有時參加某些國際性會議，也會不經意的在海外驚喜相見。1972年在日本舉行的國際筆會上，清茂和我巧遇於京都。當時我已經準備要翻譯《源氏物語》，他得知後說：「很重要、很值得。我原本也想過要做這個工作的。既然你要做了，那就好好去做！」會議結束，各自回西東的前一日，我們互道珍重。我說：「那麼，我翻譯《源氏物語》，你翻譯《平家物語》吧。」那不是戲言，毋寧是一種任重道遠的互勉，隱隱之中，或許是緣自合作承譯「東方出版社」叢書時期而來的想法吧。

教學、研究、寫論文、譯註日本文學，和家務操作，現實的生活遠比想像要辛苦許多。身分的多向化，尤其家庭添增了兒女之後的忙碌，更是做任何事都在與時間競走的狀態裡。在那樣的狀態裡，竟也不知不覺中，從青年期過度到壯年期。回想當年自己考入大學時，我們所欽佩的師長們正值這樣的年紀，便不能不肅然起敬，自我惕勵。對鄭清茂和我而言，身為中文系的人，中文當然是我們教學、研究、寫論文的重要文字；但是因為多認得一種日文，翻譯的工作彷彿也成為「捨我其誰」的任務了。清茂曾經翻譯過日本漢學界泰斗吉川幸次郎教授的《元人雜劇》、《宋詩概論》等著作，甚得吉川先生本人的欣賞，指定為其漢學著述唯一的中文譯者，可見他中、日文造詣修養之深。

1996年夏，鄭清茂自美國麻州大學提前退休返臺，應聘為

新成立的東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在山擁水抱，風景絕美的花蓮，師生不多而朝夕相處的環境裡，整個中文系自自然然形成另一個大家庭似的氛圍，系主任遂贏得學生們暱稱為「爺爺」的綽號。花蓮的地理雖與他家鄉一望無垠的嘉南平原有別，但初創的校園空曠，秋季到來，遍地黃茅白穗，迎風搖曳，使這位「爺爺」想起日本「俳聖」松尾芭蕉的《奧之細道》所記述詠歌的景物文句來，遂積極收集相關資料，於二次退休之後，大隱於桃園日可居，開始譯出《奧之細道》。芭蕉的原文並不太長，但清茂的譯筆字斟句酌，不但能表現原文意境和趣味，並且以其治學的精神詳為之註解，「細道慢行」，於2010年出版了文學的、也是學術的譯著《奧之細道》。書名題簽，及譯文間附錄的二十一張毛筆漫畫，是詩、文、書、畫全能的另一位老同學莊因教授所作，圖文相得而益彰，更呈現了濃郁珍貴的友誼。

「細道慢行」，四個字，其實是我寫「讀鄭清茂譯《奧之細道》」短文的題目。認識這位同學多年，我深知他是非常博雅認真的人，許多事情都不會輕易為之，必要準備周全而後行。在那篇〈細道慢行〉的結尾，我寫着：「《細道》或許是通往《平家》的暖身運動途徑吧。」因為我已經看到清茂譯註《平家物語》的一些新稿。近來無論見面或通音信，話題總是繞着此事轉。在最近的一封電郵裡，他說：「《平家物語》已過十一卷半。老牛破車，居然也會向前進也。」說「老牛破車」，其實是「細道慢行」的謙稱；而我則又有幸先睹為快，享受到做為第一個讀者的欣喜。

明年二月，清茂將迎八十華誕，他最後任教的東華大學中文系，擬特為「爺爺」出版祝壽論文集，以示慶賀表敬意，囑我寫序文，謹承命回憶種種，以此文做為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耳。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下冊目次

林文月

序 祝賀老同學的生日禮物	i
--------------------	---

蕭義玲

在深海上航行的「鐵屋子」 ——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的國族寓言與知識分子	001
---	-----

吳冠宏

結構化《論語》的反思 ——譚家哲《論語與中國思想研究》初探	049
--	-----

須文蔚、顏訥

打造一個嶄新的華文文學交流平臺 ——臺北文學館的規劃與實踐	077
--	-----

程克雅

漢譯《華嚴經》詞彙關係 ——與慧苑《華嚴音義》釋詞語義探究	111
--	-----

許又方

唐詩中的屈原	145
--------------	-----

張谷良

《三國志》中的諸葛亮形象 ——以《魏書》、《蜀書》、《吳書》三書分論方式所作的觀察	175
--	-----

簡齊儒

想像的中國，失落的江湖 ——《臥虎藏龍》小說與電影之敘事隱喻	257
---	-----

編纂後記	285
------------	-----

在深海上航行的「鐵屋子」

——東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的 國族寓言與知識分子

／蕭義玲＊

一、前言：一則國族寓言

論者朱雙一曾以「臺灣海洋小說的開拓者」、「現代人焦慮不安的集體潛意識的挖掘者」、「民族歷史文化和精神特徵的觀照者」三種身分，來論述小說家東年的書寫視角與整體創作風貌。¹三種身分雜揉而成的書寫成就，在《失蹤的太平洋三號》²中獲得充分地呈現。1974年，作家東年曾隨遠洋漁船到南非開普敦，「歷經巴士海峽、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以及印度洋，航越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進入南大西洋，錨泊在南非開普敦的外港」，³此一遠航經歷成為東年寫作的素材，1976年，《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初稿完成，又歷經五次修改，於1985年出版後，被評論界譽為「數十年來真正展開了中國海洋文學風貌」的長篇小說。因而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與意義。然而「海洋」

* 現職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

¹ 見朱雙一：〈現代都市人的心理病變〉，《戰後臺灣新世代文學論》，第11章，頁292。

² 本文使用的版本是，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用小說原文時，將直接在引文後標上頁碼，特此說明。

³ 見《失蹤的太平洋三號》，頁271。

所以成為「海洋文學」的詩意與哲思源頭，正在其開闊、流動與深厚之本質，以故，時至二十一世紀當下，面對這麼一本誕生於七〇年代，至今仍是獨一無二的，發生在深海之上的深海長篇小說，作為詮釋者的我們所關切的是：在《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小說的深度蘊義被開掘了嗎？「海洋」如何在東年筆下，成為「現代人集體潛意識」與「民族歷史文化與精神特徵」之隱喻？作家是如何思維三者關係的？至時間不斷向前演進的現代化歷程中，我們又能從此一隱喻獲致什麼重要啟示？

倘使從《失蹤的太平洋三號》的「初版序〈船過水無痕〉」（1985）與「新序〈大海是我的故鄉〉」（1998）看待作家的書寫動機與寫作背景，我們可以掌握到一條解讀《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之線索：作為一段遠洋航行的摹寫與表達，從出發到抵達，從臺灣到南非開普敦外港，乃至沈船失蹤的一段遠洋航行中，小說所經歷與再現的每一片海面，每一個港口，無不沾染著一種特殊的觀事色彩，那即是以臺灣人的身分與處境，去迎接，並探問專屬於臺灣七〇年代所遭遇的種種內外交逼之國族命題。如航行過程中，小說細緻生動地展演了船員生活的全幅面目，令國民品性的問題躍然紙間；至於航行過程中，一段原本設定為利益捕撈的遠洋航行，亦在不斷被提出的「回到臺灣」或「航向中國大陸」兩股聲音的交鋒質辯中，讓這趟原先單純的航行愈顯艱難，而逼顯出七〇年代臺灣的身分認同之不安與游移；在國族的外部問題上，小說亦致力於在「太平洋三號」所停靠的每一港口中，展演一幕幕發生在國與國，人與人之間

的生存活劇，那即是近代人類文明進程中，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會中，由富裕與貧窮，進步與落後之二分所帶來的相互對待之偏見與暴力，如此生存實相亦便體現著民主體制的變遷與國際現狀之發展，中國近代的苦難源於此一現代性課題中，因而國族命運的未來發展，亦繫於對此現代性課題之回應。易言之，作為一段遠洋航行的始終，小說中的「太平洋三號」從出航、停泊，以迄於南非開普敦外港沉沒與消失，航程的始末，亦是對一個個以過去、現在與未來時間的廣袤向度所展開的國族命題之思索，故而可將《失蹤的太平洋三號》定位為一本「國族寓言」小說。⁴ 然而將之視為「國族寓言」的文本，此一「國族寓言」的特殊性為何？它所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

⁴ 以「國族寓言」作為本書的閱讀策略，我們可以從文化論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論述中獲致極好的參考意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為打破歐美知識分子慣常的閱讀偏見，因此特別標出「第三世界文學」，且指出應有不同的閱讀方式來對應於此類文學特質：「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特別當它們的形式是從佔主導地位的西方表達形式的機制例如小說上發展起來的」，詹明信的「第一世界」指的是歐美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二世界」指的是社會主義集團，「第三世界」則是那些「受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其他國家」，「第三世界文學」的特殊性正在於文本本身所賦有的「國族／民族」之寓言性，因而即使文本寫的是個人的遭遇，卻總是從中投射出一整個國族命運：「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利比多驅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顯然地，具體地呈載七〇年代臺灣社會所遭遇的種種國族命題之《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應可以在「國族寓言」的閱讀策略中獲致一種深度理解的可能，以打開隱喻的豐富性。以上引文請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著、陳清僑等譯：〈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頁 520-522。

二、「要愛你的國家」：鐵屋子隱喻的再現與知識分子形象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是一則怎樣的國族寓言？從小說內容與敘述結構作一考察，我們隱然可以窺見小說敘事結構之敷衍本身，正隱含著此一國族寓言的核心寓意所在。從敘事結構的形式觀之，《失蹤的太平洋三號》是由一位叫王家騏的青年，在前往英國的途中，因遇到童年好友華北之父，得知華北在太平洋三號於南非開普敦外港沉船後失蹤的消息，因而親赴開普敦，展開對華北行蹤的調查而展開。隨著華北行蹤的現形與確認，在華北以報務員身分所提供的「太平洋三號航海日記」中，整個航行始末被清晰地記錄下來，如船員性格、生活、相處情形，以及泊港後的行止見聞……等等，一一構成小說的書寫內容；然而與此一敘事線索相伴而生的，是另一條在航行過程中，華北與好友梅岑書信往來的敘事線索，二人的書信往來，微妙地道出兩人身分背景與所思所想，乃至對航海期望的相似與相異處，至兩人於南非開普敦港相遇，華北將梅岑帶上太平洋三號後，兩人命運的隱然牽繫以及必然要引發的對決態勢，更隱然地決定，甚而主宰了這一條船，以及船上所有成員的命運，使得兩條看似平行的敘事線索，在船員的死亡、梅岑與華北的相殘，乃至太平洋三號最終沉沒於南非開普敦海上的終局中扣合為一。因此，兩條看似平行的敘事線索，究竟是如何相互纏繞、推進，並且共同鑄造為一個「太平洋三號」的命運共同體敘事？正是我們掌握此一國族寓言的特殊性之關鍵線索所在。